



漫谈中国文化里的蛇

乔忠延

无处不在的蛇民俗

供奉四方神灵，是民间久有的习俗。若是建庙，无论大小都会有四方神灵在周边护卫。东青龙、西白虎、南朱雀、北玄武，早已成为定式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，都是一种动物，唯有玄武由两种动物组成，一种是龟，一种就是蛇。尤其在道教庙宇中，龟蛇合成的玄武形象屡见不鲜。

在民间，曾有信奉“五仙”的习俗，东北地区尤甚。五仙是狐仙、黄仙、白仙、灰仙和柳仙。狐仙是狐狸，黄仙是黄鼠狼，白仙是刺猬，灰仙是老鼠，而柳仙就是蛇。蛇怎么会成为柳仙？这与神话里共工的臣属凶神相繇有关。相繇，又称相柳，《山海经·海外北经》写道：“蛇身九头，食人无数，所到之处，尽成泽国。”相柳，其原型就是蛇。因此，把蛇称作柳仙顺理成章。也有人认为，柳仙是对蛇的赞美。柳树万条垂下绿丝绦，微风吹来，条条飘逸飞舞，婀娜多姿，总让人联想到娇柔的女子。自古以来，文人喜欢用杨柳腰形容女子纤细的身材，柳叶眉也是古代美女的标志之一。蛇，身肢柔和，可与柳树、仙女媲美，封为柳仙自然而然。

民间对蛇的崇拜很多，江南更为普遍。江苏宜兴人将蛇称为“蛮家”“苍龙”。他们认为，蛇能带来吉祥好运，形成了在元宵节、二月二、重阳节祭祀家蛇的习俗，称之为“请蛮家”或“斋蛮家”。

天南海北扫描了一圈，却忘了自己本就是在蛇文化熏陶下长大的。孩童时期生活在乡村，哪怕家里粮食再少、白面再缺，清明节前一日母亲都会蒸一个雪白的馍馍，圆鼓鼓的馍馍上盘坐着一条蛇，人称“蛇馒头”。蛇馒头寄托着父母望子成龙的祈盼。那为何不蒸个龙馒头？因为在封建社会，龙是天子的专利，平民不敢僭越，民间百姓就以蛇代替龙表达心愿。

清明节天色微明，我和一群伙伴便拿到了蛇馒头。此时即使垂涎欲滴，也不能马上张口啃食，而要去村里最高的白杨树下，把蛇馒头朝上空抛，嘴里还要大声喊出：“白杨高，白杨高，请吃馍呀树梢梢，让我长得与你一般高。”同时，双手接住下落的蛇馒头，这样才能大口享用。



(上接第15版)近年来，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，频频出现在荧屏上。如果你见过实物，会发现那陶盘上环绕的似乎是一条蛇。不过仔细分辨，这条蛇已经在悄然变化。它的身体上不是蛇纹，而像鳄鱼的斑纹；头部两侧的方形似耳，与无耳的蛇有别；牙齿为锯形，与蛇的牙齿不同；口衔枝状物，犹似嘉禾。这是一条按照人的愿望正在变化为龙的蛇。

陶寺龙盘发人深思，一下让我想到了画蛇添足的寓言故事。西汉刘向《战国策·齐策二》记载：

楚有祠者，赐其舍人卮酒。舍人相谓曰：“数人饮之不足，一人饮之有余。请画地为蛇，先成者饮酒。”一人蛇先成，引酒且饮之，乃左手持卮，右手画蛇，曰：“吾能为之足。”未成，一人之蛇成，夺其卮曰：“蛇固无足，子安能为之足？”遂饮其酒。为蛇足者，终亡其酒。

第一个画出蛇的人，因为给蛇添足失去美酒，而被第二人享用了。自古以来，画蛇添足者都被视为蠢人，不过，若是换一种眼光看，这位添足者未必不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。画蛇添足，让

蛇迈开了向龙转变的第一步，再添角、添须、添尾……就是当代腾飞寰宇的中国龙。难怪世人这样概括龙：“牛头马面蛇身子，鸡爪鱼鳞虾尾巴。”

此时再来看那位因画蛇添足而丢掉美酒的人，他非但不愚蠢，而且目光远大，不为杯酒陶醉，志在创造代表炎黄子孙伟大理想的中国龙。

话说回来，从陶寺龙盘到画蛇添足，龙的形象在演进中千变万化，但无论其形态如何演变，以蛇为主体的特征，却亘古不变。

古典文学中的蛇

何止民俗风情，打开中国文学宝库，蛇同样活跃在其中。

“维虺维蛇，女子之祥”，在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中，女子梦见蛇能生女孩，说明蛇是吉祥之兆。

“一蛇吞象，厥大何如”，在《楚辞·天问》中，屈原借助蛇揭示一些人贪婪的欲望。蛇嘴何其小，象身何其大，小蛇哪能吞下大象。此语流行于民间，变作“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贪心不足吞太阳”。

“忽忽如闻神鬼惊，时时只见龙蛇走”，李白将蛇写进《草书歌行》。怀素的草书能够“墨池飞出北溟鱼，笔锋杀尽中山兔”，狂颠得犹如酒后的李白。不过，李白再狂颠也还有几分清醒，那怀素的笔墨落在纸面是何状态？“时时只见龙蛇走”，书法酷似龙蛇起舞，真是水平高超。

西晋文学家傅玄奋笔疾书：“嘉兹灵蛇，断而能续。飞不须翼，行不假足。上腾云霄，下游山岳。逢此明珠，预身龙族。”“飞不须翼，行不假足。”快哉，快哉！

让我们穿越时空，再将目光投向伏案写作的柳泉居士蒲松龄。他正在写《聊斋志异》，写狼，写鼠，写狐狸，写着写着，写到了蛇，兴趣更浓了。写了一篇《螳螂捕

蛇》，不尽兴；又写一篇《豢蛇》，还不尽兴；再写一篇《蛇人》。《螳螂捕蛇》中，小小的螳螂居然爬上如碗粗的巨蛇头上，啃咬不放。蛇疼痛难忍，“摆扑丛树中，以尾击柳，柳枝崩折”，可就是制服不了微不足道的螳螂。最终，蛇被螳螂割裂皮肉而死去，这是蛇的败绩。蒲松龄似乎不甘心，继续写蛇。

《豢蛇》中，蛇变得驯顺了。一位老道士养蛇，蛇多且大，大的“粗十余围”，小的“约可五六围”。蛇见到生人就怒目而视，道士呵斥即乖乖闪到一边，蛇犹如家中的狗一样乖巧。

再写到《蛇人》，文中的蛇有了人情味。蛇人以耍蛇为业，他曾经养了两条蛇，分别叫大青和二青。后来，大青死去，二青也不见了，蛇人不胜伤心。忽一日二青复归，还带回一条小蛇。蛇人转悲为喜，称小蛇为小青。几年后二青长得太大，只好放还野外。又过了数年，一次蛇人外出，被一条大蛇追赶，回头看发现蛇头顶有个红点，认出是自己养过的二青。蛇人放出箱子里的小青，两条蛇“交缠如饴糖状”。蛇人将两条蛇一起放走，之后再没听到二青追赶吓人的闲言碎语。

魅力无穷的《白蛇传》

明代冯梦龙《白娘子永镇雷峰塔》是关于蛇的最完整、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之一。

冯梦龙小说不仅扩充了此前的一些传说故事，还赋予白蛇少见的人性。由白蛇变化而成的白娘子爱上了许宣，与他结为夫妻。白娘子虽几番被道士、高僧窥破真身，仍痴心不改，真情不移。然而，世人仍把她视作妖孽，最终，白蛇被镇压在雷峰塔下。冯梦龙最初本是借助白娘子的故事，劝说世人不要像许宣那样贪色着魔，何曾想到他的妙笔，激发了民众对白娘子的怜悯之心和对爱情的渴望之情。无数人口耳相传，又经过文士的整理和改编，故事演变为家喻户晓的《白蛇传》。

《白蛇传》中的白蛇白娘子，一心一意爱着许仙（许宣在新演变为故事中，已改名为许仙）。白娘子与许仙成婚，不再给许仙带来麻烦，二人过着幸福快乐的家庭生活。故事里的矛盾和冲突皆来自金山寺和尚法海对许仙的蛊惑。许仙听信法海的劝说，在端午节让白娘子喝下雄黄酒，现出蛇形的白娘子吓死了许仙。白娘子冲破重重艰险，取得灵芝仙草，救活了夫君。然而，许仙再次受到蛊惑，被法海软禁于金山寺。白娘子带着小青与法海斗法，水漫金山寺，许仙趁乱逃出来，有情人又重聚。这一来，纯情的白娘子更为世人喜欢，不仅在故事中讲述、弹词中传唱，还在戏台上演出、电影中放映。

《白蛇传》被公认为中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中最为动人的一部。

姑且不说其他形式的《白蛇传》如何动人，仅戏剧中的白娘子形象就醉人心田。醉人的不仅是颜值，更是白娘子善良的心灵。我的家乡流行蒲剧，每次唱《白蛇传》，乡村宽阔的戏台前都会爆满。白娘子甫一亮相，台下顿时安静得如同杳无人迹的空谷。至今我还记得白娘子的几句唱词：“自从你离为妻悄悄出走，哪一夜我不等到你月上高楼。对明月思官人我空床独守，思官人常使我泪湿衫袖。我把咱夫妻情思前想后，怎不由我女流辈愁上加愁。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，二愁咱夫妻情恩爱难丢，三愁你茶饭不可口，四愁你衣服烂无人补绣。”不待演员把白娘子思念许仙的唱段唱完，台下已爆出山呼海啸般的叫好声。在我看来，人们大声叫好固然因为演员的唱功，更因为演员以白娘子白蛇之口，唱出了世人心中对真挚爱情的向往。

行文至此，忽然想起许多与蛇相关的地名。深圳有闻名全国的改革开放前沿蛇口。武汉有扮靓诗词的蛇山。南京不仅有蛇山，蛇山下还有蛇山巷。

蛇地名、蛇风俗、蛇文化，从古至今，与我们相携前行。感谢中华先贤，他们创设了十二生肖，将动物与我们的生命密切关联在一起；他们创造了生肖文化，传给我们民族和谐共生的精神基因。